

在一九二五年 毛泽东



杨华方 /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二五年二月，毛泽东和杨开慧携子岸英、岸青返乡，这也是杨开慧第一次来到韶山。此作记录了毛泽东在韶山的一段平民生活经历，故事波澜起伏，动人而真挚。



在一九五五年
毛泽东

杨华方 /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在 1925 年 / 杨华方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073-2339-9

I.毛… II.杨… III.毛泽东(1893~1976)—生平事
迹 IV.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9435 号

书 名	毛泽东在 1925 年
作 者	杨华方
策 划	唐朝晖
责任编辑	于俊道
封面设计	门乃婷
出版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23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3-2339-9
定 价	28.00 元
地 址	北京西城前毛家湾一号
邮 编	100017

序：真实幽默的毛泽东

何建明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毛泽东不仅属于昨天的 20 世纪，也属于今天的 21 世纪，并且将属于永远……以文学的形式叙述毛泽东，是我们中国作家的职责。《毛泽东在 1925 年》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以人性化视角来描绘毛泽东的文学作品。作品虽然反映的是毛泽东 1925 年回韶山 200 多天的故事，却把青年毛泽东惊人的智慧和超人的胆略展现得淋漓尽致。故事情节生动曲折，波澜起伏，引人入胜，不仅尊重了客观事实，在塑造伟人毛泽东形象的手法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描写毛泽东早期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幽默、智慧、真实的早期毛泽东形象。因此我认为，真实幽默是毛泽东更显伟大之处。

1

写毛泽东的书已经很多了，杨华方先生的这部作品则是众多毛泽东传记和纪实作品中难得的一部精美之作。首先是它的内容来自于上世纪 20 年代毛泽东青年时期在韶山的故事，这是以前记述特别少的一段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杨华方先生的作品是为我们认识毛泽东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填补性工作。

1925 年 2 月，毛泽东以养病为由，和杨开慧带着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回家。刚到韶山，就遇上团防局长成胥生把叫花子当过激党试枪。毛泽东以此为契机，组织农民为叫花子收尸，巧妙地唤醒了农民的觉悟，在成

胥生的几十条枪口下，把叫花子送上山，使农民认识到团结起来的力量，第一次在封建势力面前抬起了头。

毛泽东是一个幽默的伟人，这在世界都是公认的。他青年时代是怎么幽默风趣的？这部作品以幽默的手法和笔墨表现了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幽默和风趣，使毛泽东的形象更加生动而有情趣。

毛泽东和成胥生多次斗智获胜之后，又在成胥生的眼皮底下悄悄成立了韶山党支部。为了迷惑成胥生，毛泽东和大家开完会，就在一起打湖南农村的一种纸叶子牌。这时，正好排行第八的成胥生领着团丁来到上屋场。毛泽东却像没发现一样，伸手把毛福轩打掉的那张牌捡起来，插在手上的牌中，说：“我正盼着来个小八呢，福轩，你可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杨开慧说：“润芝，你已经吃了一次小八，又吃？”毛泽东说：“开慧呀，三月三，逢人路上脱衣衫。手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要符牌了，不要说小八，王八我也要吃了。”这时庞叔侃插嘴说：“先生喜欢吃小八，每次吃了小八就符牌。”毛泽东看了看手上的牌说：“叔侃说得对。你们看，我跟小八硬是有缘，这次吃了小八，我又符了。哈哈，我又赢了一盘，哈哈。”

毛泽东这几句看似玩笑的话，却幽默风趣地把他和成胥生的几个斗争回合进行了一次小结。成胥生自然听出了这话外之音。他没有抓住毛泽东开会的把柄已经很气，此时听到这话，气恨中又显得有几分尴尬，却又不好说什么。然而，作者意犹未尽，又描绘毛泽东好像才发现成胥生，拿着纸牌站起来，十分大度地邀成胥生玩牌。名义上是讲玩牌，实际上是在打哑谜。毛泽东说要领教领教成胥生的“牌艺”。成胥生心里当然明白毛泽东此时所说的“牌艺”是指什么，但表面装笑，也话里有话地说润芝先生智慧过人，“肯定是玩纸符子牌的高手，我玩不过你的。”毛泽东知道成胥生心里明白了，笑着说成胥生这是谦虚，又话里有话说：“我看成局长的脑瓜子十分聪明，玩纸符子肯定是有两手的。”

这段讥笑讽骂，风趣诙谐，不仅推进了故事情节，把毛泽东的机智幽默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品中描写毛泽东的许多细节耐人咀嚼，如毛泽东在敌兵来韶山抓

他之际，说要吃饭。正在吃饭时，几个农民兄弟报告说成胥生带着枪兵分三路向韶山包抄而来。毛泽东分析认为，枪兵在如意亭吃了晚饭动身，到上屋场最快也要个把小时，说着，又把饭碗递给杨开慧，还要吃饭。杨开慧虽然接过了碗，却没进厨房，满脸的担忧，劝毛泽东算了，快点走人。毛泽东手拿筷子摇着说：“不行不行，我饭还是要吃饱。不吃饱饭，赵恒惕那么多枪兵，我怎么跑得了。”

团防局长成胥生，是毛泽东这次回韶山的主要对手，尽管他狠毒狡猾，用各种手段对付毛泽东，最终仍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他最后带着赵恒惕的枪兵来抓毛泽东，听说毛泽东坐轿子跑了，令人见坐轿子的就抓。当他发现毛泽东坐的轿子被人抬着在前面飞跑，又匆匆坐船过河，他叫枪兵分三路追过河，把轿子围得水泄不通，没想却是一乘空轿。成胥生顿时气得脸色发青，吐血身亡。作品中这段故事，把成胥生心狠手辣、机关算尽，却仍不是毛泽东的对手的狼狈相描绘得神气活现，同时，反衬出毛泽东的过人智慧，与对手斗智斗勇的幽默和风趣。

2

作品中在写杨开慧时，客观地展示了毛泽东原配一秀的故事。毛泽东原童养媳的小妹三秀，认为杨开慧不是明媒正娶，不认杨开慧为大姐，吃饭单请毛泽东而不请杨开慧。有了一秀，三秀的出场顺理成章。三秀的出场，让读者从另一个侧面去看杨开慧，使杨开慧这个人物更形象，更生动，更逼真，更可信。作品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三秀看见给自己让路的年轻女子很面生，虽年纪大自己一点，但长得却是白嫩如雪，穿着城里女人的时髦装，披着齐耳短发，显得青春靓丽，不由得惊叫一声，想自己若是男人，遇上这样靓丽的女人，也会一样动心的。

三秀故意为难杨开慧后，见杨开慧还很有礼貌地给她让路，作者又安排了一段三秀的心理描写：三秀见那女人好生客气，便又有些不好意思，心想这女人这么知书达理，必是姐夫的新夫人杨开慧无疑。作品中这一段三秀的心理描写，温婉入微，丝丝入扣，是秀丽的文笔。有个性的三秀形象塑造是饱满的。上个世纪初的青年，由家庭包办婚姻，应当是

那样子，事实是确凿的，人物是可信的，平实的描述更增添了回归历史的真实感。有了三秀作衬托，也才能把杨开慧写深写透。紧接着作品中又这样描绘杨开慧：杨开慧感到好奇，返身一看，三秀径直向上屋场走去。她便远远地跟在后面，看这辈妹子到底是毛泽东的什么人。

这段女人之间的心理冲突，既尊重了历史事实，又合理虚构。女人的内心及情状，及女人之间的矛盾和化解，均在情在理。

作者大胆地描绘了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客观地展示了毛泽东原配一秀的故事，描写了常人的七情六欲及当时的社会现象。杨开慧第一次来韶山，知道毛泽东 14 岁时曾与 18 岁的一秀结婚，像所有女人一样有醋意。毛泽东在处理儿女私情的纠葛时，也是幽默诙谐。他的诙谐幽默，影响了杨开慧，使杨开慧面对三秀的刁难，非常大度，以她的真诚和人格魅力打动了三秀，在办夜校中，二人成为一对好姐妹。

作品浓墨重彩，纵横捭阖，很耐人寻味。鲜为人知的历史再现，尊重了历史，丰富了杨开慧的形象，毛泽东的形象也因此更加生动真实，可信可爱。从杨开慧等人物与毛泽东关系颇见匠心的描写，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人毛泽东。

3

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临危不惧，在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影视文学作品中经常可看到，这个时期他统帅千军万马，有利于表现他的雄才大略，而 1925 年还是青年的他回韶山时，身边只有手无寸铁还没有完全觉悟的农民朋友，要对付成胥生有枪的团丁和省长赵恒惕的枪兵，谈何容易？可他在那时就已孕育了“用兵”的统帅才能，在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团丁面前，他沉着气与成胥生斗智，带头为叫花子抬灵柩，把叫花子送上山；面对前来抓他的一百多个枪兵，他一点也不畏惧，沉着而又冷静地指挥身边的农民与敌人巧妙地周旋。这部作品着重描绘了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形成过程，与敌斗争的聪明机智。囿于毛泽东的功业及所犯错误，他早期的民主形象现时不太被人提起，用彩笔描绘他早期的民主革命思想，体现了作者的眼光及作品的深度。作品中的重要事件都

贯穿了早年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在韶山与官绅的一次次斗争，伏笔中的领导泥木工人大罢工，与省长赵恒惕的斗争等，都给毛泽东以思索，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以养病为由，实际是回家开展农民运动。在这部作品中，毛泽东通过组织韶山农民与成胥生为首的当地官绅一次次斗争，看到基层农民的落后、胆小怕事，但农民希望能改变命运，他们虽对地方官绅憎恨，却敢怒而不敢言，使毛泽东看到农民必需要组织起来。毛泽东刚回韶山，遇上团防局长成胥生把叫花子当过激党试枪，毛泽东以此为契机，组织农民为叫花子收尸。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剧作《安提戈涅》，也描绘了一个收尸的故事，安提戈涅冒死为兄长波利尼斯埋尸祭奠，被克瑞翁抓获并处极刑。毛泽东在成胥生的几十条枪口下冒死收尸，把叫花子送上山。不同的是，《安提戈涅》中是妹妹为兄长收尸，毛泽东收的尸与己无关，他收尸是出于人道，是善良本性，同时也是利用收尸巧妙唤醒农民在欺压中逐渐泯灭了的人性，使农民认识到团结起来的力量。安提戈涅冒死为兄长波利尼斯埋尸祭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毛泽东以智慧为他人收尸，赢得了这场人性苏醒的胜利。

通过为叫花子收尸送葬，农民感受到团结起来的力量。毛泽东组织农民与成胥生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展示了毛泽东领导农民要求人权、追求民主，掌握政权为人民做好事等一系列的早期思想形成过程，体现了毛泽东青年时代善于思考，与常人不同的聪明才智，也暗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他青年时代就在实践中有所萌芽，已成雏形。

毛泽东打赵恒惕的牌子办夜校、改选教育会，以广大农民的联名状破解成胥生及少数官绅的联名状等，无不体现了毛泽东的聪明才智。毛泽东在与成胥生的每次斗争中，发现没有枪的被动，这不能不说为以后真正形成和实施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作了铺垫。虽然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的形成是1927年之后的事，但1925五年的毛泽东，在与成胥生的斗争中，看到了枪杆子出政权的重要性。这段时期的毛泽东，和当时的大多数革命者一样，还应当是一个带有浓厚的民主主义色

彩的共产主义者，作品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点，有分寸地体现我党的早期民主思想，生动刻画了毛泽东在民主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领导农民和小知识分子向一切不民主的黑暗势力作不懈斗争的历程，摒弃说教，用形象和故事说话，突显了作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4

这部长篇纪实作品是以小说的手法进行叙述的，因而非常好读，同时也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伟人毛泽东真实的艺术形象，和他身处平民时期的真实经历。

作品顺应当今读者的阅读习惯，加快故事的节奏。小说中“调虎上山”、“联名状”、“金蝉脱壳”等故事，都是一环紧扣一环，环环紧扣，情节紧凑，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教育会的民主选举，也是该作中亮丽的一笔。平粜斗争是作品的高潮。发动起来的农民，与官绅已形成两个堡垒多次较量，积有小胜，在灾年到来之际，在韶山党支部的领导之下，进行有组织、有策略的大规模斗争，矛盾尖锐，人物跌宕纠葛，文笔龙腾蛇绞，小故事也就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形成全书的高潮。紧凑的故事情节，推动高潮的形成，使作品更有张力，更有故事性，更能刺激阅读的快乐。

在写平粜开始时，就使人感到对方来势不善。成胥生利用做生日酒，把乡绅喊在一起，商议对付毛泽东的办法。当一个矮个子乡绅告诉成胥生，最近银田寺米行无米，有几个农民向他要求买米度荒。成胥生对这个乡绅说，他们不是有毛泽东吗？你让他们找毛泽东要饭吃。紧接着，毛泽东因韶山饥民的事情陷入了困境，组织农民向成胥生要求平粜，成胥生又将粮偷运湘潭，毛泽东闻讯马上组织农民拦阻。读到此时，平粜有抢米风潮的感觉，越往下读，似乎更能坐实，情节一环紧扣一环，一旦读完，才知确实是平粜。作品在快节奏的情节中制造了一个悬念，官绅们的谋划防备，农民们看似过激的行动，加强了这个悬念，至一个又一个包袱抖开，才又一次看到毛泽东领导农民斗争的谋略。每次故事情节，均展开得较早，同为斗智斗勇，只平粜，包袱迟迟不开，悬心悬胆读下来，有快意！金蝉脱壳一节，亦是快节奏进展，枪兵对毛泽东的包

围、追捕，给毛泽东造成了十分危险的局面，步步紧逼，有声有色，为全书结束划了个圆满的句号；为另一个故事的展开，亦铺垫了一个悬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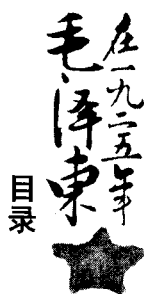
在结构方面，这部作品也有独特之处。作品结构奇巧，由两条线索贯穿，人物分头叙述，事件交织而成。描绘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交织进行，出场人物虽多，分而不散；矛盾冲突不断，渐渐成形。敌我双方主要和次要人物性格，既有正面描绘，更多的是在矛盾冲突中鲜活体现。矛盾和斗争是统领全篇隐伏或彰显的主线，主线由两条明线交织而成，主要和次要人物的描画，是主线上的珠玑，人物是血，事件是水，两相融合，人情入理。

作为韶山五杰的毛福轩沉稳多谋，李耿侯耿直善疑，钟志申性子暴躁似李逵，毛新梅是个慢性子郎中，庞叔侃是个血性青年，他们都是毛泽东的同窗或儿时朋友，性格各异。花费笔墨较多的刘剃头也是刻画得较好的一个次要人物，由他穿针引线，牵出了许多的曲折故事，体现人物性格的多样性，细察刘剃头，可窥一斑。忌讳直书，能找到极恰当的细节，展现了作者的功力。寥寥几笔的老族长，仅用夹杂在话语中的咳咳声，轻轻点染，就生动了一个人物，渲染了当时的气氛，亦是极妙的一笔。

毛泽东是一个博学多才、智慧过人、幽默风趣的人。毛泽东这段时间的故事，在目前的许多传记文学中都没有反映，杨华方先生因在毛泽东的家乡工作，了解毛泽东早年在韶山的故事是占地利的，并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合理想象，在艺术手法上大胆创新，因而故事更生动，人物形象更鲜明，内涵更丰富，把青年毛泽东所具有的性格特点描述得有声有色，是一部极有思想性和趣味性的作品，也是了解青年毛泽东，了解我国早期农村民主革命，进行传统教育的好读物。

相信杨华方这部作品有众多读者。我愿意向大家推荐。

2007年3月于北京



序	真实幽默的毛泽东 / 1
第一章	虎落平阳 / 1
第二章	试枪 / 17
第三章	收尸 / 30
第四章	不是鸡鸭 / 41
第五章	开慧和三秀 / 51
第六章	裹脚布 / 64
第七章	打牌子 / 72
第八章	杜鹃红了 / 82
第九章	八胡子的暗箭 / 96
第十章	调虎上山 / 106
第十一章	恶人先告状 / 117
第十二章	反联名状 / 125
第十三章	此起彼伏 / 132
第十四章	我和你没完 / 143
第十五章	谁说了算 / 153
第十六章	找毛泽东要饭吃 / 174
第十七章	半夜惊梦 / 185
第十八章	八胡子的心病 / 201
第十九章	抓住坐轿的 / 212
第二十章	金蝉脱壳 / 230

第一章 虎落平阳

1

毛福轩和庞叔侃来到银田寺码头，朝寒风凛冽的江面打望。望了一阵，只见江面远远一条帆船飘过来，毛霞轩不由拍手叫起来：“来了，来了，正好来了。”又朝身后的毛福轩招手道：“哥哥，来了，来了呢。”

毛福轩赶上来一看，说：“你看见润芝哥在哪里？”

“那船里不是吗？”

“那是吗？那不是。”

帆船徐徐靠岸，船上走出几个人来。果然没有他们要接的人。

“哥，真的不是。”

“你呀，这么大了，还冒冒失失的，怎么嫁得出去。”

“你怎么晓得不是的？”

“润芝哥有个习惯，船到码头了，他会出来看看的。我和他一起长大，和他走南闯北，还在安源煤矿待了一阵，他这点脾气我还不不知道？”

毛福轩家也在韶山冲，他是毛泽东小时候最要好的朋友。他虽然读书不多，但脾气温和，为人忠厚。毛福轩知道毛泽东要回来，昨天就和毛新梅说好，喊上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几个同窗好友到银田寺码头来接。现在他和庞叔侃来了，毛新梅他们还不见影子。

“福轩哥，”庞叔侃说，“听说润芝这次回家，是回来养病的。也不知是

什么病，真叫人着急。”

“是呀，我也担心。”毛福轩不仅担心毛泽东的身体，还担心毛泽东的前途和命运。他听说，毛泽东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被委以要职，积极推行他的农民运动思想，得到国民党的重视。但张国焘和李立三对毛泽东办事打国民党的牌子不满，讥讽毛泽东是胡汉民的秘书。春节前，上海开了个会，毛泽东被挤出了党中央领导层。毛福轩不知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他不解，毛泽东出去有十多年了，早不回，晚不回，怎么选择这个倒霉的时候回呢？人家回家都是衣锦还乡，他现在削职为民还往家跑。韶山冲团防局长成胥生是个势利眼，人称成阎王，还不知道会给毛泽东什么脸色。

“不知是什么病。听说睡眠不好，一定是事情太多，操心太重了。”毛福轩只能这样说，党内的一些事，他不便告诉庞叔侃。

“也不知先生的身体到底怎么样。”庞叔侃一边向江心远眺。庞叔侃虽然比毛泽东小七八岁，但毛泽东小时候的事，他也知道许多。有一次读书，先生打了毛泽东，毛泽东赌气要跑出韶山，跑了三天还在韶山冲。庞叔侃听说了这个故事，觉得很有趣，把毛泽东敬为兄长。毛泽东也很喜欢庞叔侃，把他带到长沙读书。庞叔侃现在回家当了先生，听说毛泽东要回，心里自然是怪惦记的。

“哥，润芝哥带你去安源，带叔侃去长沙。你到时帮我讲一讲，叫润芝哥也带我到长沙去读书。”

“妹子家，读什么书？还到长沙。家里有做不完的事。”

“哥，你，你不是说开慧嫂知书达礼吗，开慧嫂也是女的，她能读书，我怎么不行？”毛霞轩见毛福轩不吱声，嘟着嘴说，“你不说，我自己找润芝哥去说。”

“你怎么能和开慧嫂比？开慧嫂的爹是大教授，握笔杆子的，我们的爹是干什么的？捏锄头把的。这能比吗？”

“福轩哥，你不能这样比。都是女人，只要有机会，都可以读书。霞轩，你别急，你哥不说，等接到润芝哥，我帮你说。”

庞叔侃许了这个愿，毛霞轩高兴起来，走近庞叔侃，打听一些毛泽东

在长沙带庞叔侃读书的事。

二月的江南虽已立春，却仍然寒气逼人。庞叔侃讲了毛泽东带他读书，又讲毛泽东在长沙带领泥木工人罢工的事：“那年，赵恒惕杀了几个工人，润芝哥带领泥木工人讨公道，先是和警察厅厅长辩，后来又和赵恒惕论，辩得赵恒惕无言以对，说：‘湖南还多一个毛泽东，我这个省长就当不成了。’”

毛霞轩听得笑眯了眼，说：“他这个省长当不成，就让润芝哥当算了。”

这时，又一条帆篷船徐徐靠岸，船篷里走出几个人来，还是没有他们要接的人。

毛福轩望了望凛冽的江面，不免有些焦急：“新梅这个慢郎中也还没来。今天润芝哥的船怎么跟新梅一样，慢吞吞的，真急死人。”

“怎么还没来呢？”庞叔侃说。

“会不会有什么意外？”毛霞轩说，“你讲赵恒惕恨死了润芝哥。润芝哥会不会半路上被赵恒惕抓走了？”

2

唐默斋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索布口袋，来到如意亭成胥生家。成胥生正眯着眼睛抽大烟，噘着嘴巴在咻咻地吞云吐雾。唐默斋在丫妹给成胥生换烟的工夫，指着桌上的索布口袋说：“姐夫，钱我都带来了。”

成胥生躺着未动，他知道那索布口袋里装的是银元，瞟了一眼，又抽他的烟。

成胥生虽说只是上七都团防局的一个局长，却有几十条枪，在这韶山冲是说一不二，常常杀了人，还不准收尸，人称成阎王。这次他买枪，叫属下人筹钱，唐默斋是教育会的会长，虽说是他的姨妹夫，成胥生也给他摊派了份子。唐默斋十二分的不情愿，仗着自己是成胥生的姨妹夫，想这钱能拖则拖，不料成胥生看出了他的心事，把他喊来骂了一顿。唐默斋看看拖不过了，拖到今天才送来。

唐默斋见成胥生不理不睬，提心吊胆，生怕成胥生发脾气，陪着小心说：“姐夫，这都是我想办法从教师的薪水中扣出来的。好难啦，数目是不多，您看……”

成胥生自然不高兴，而且知道这是姨妹子给唐默斋出的主意。谁叫自己和姨妹子有一腿呢？因此有些挨不过面子，想起唐默斋虽然小气，对钱财看得重，但对自己还是忠心的。唐默斋隐隐约约也知道自己和姨妹子有一腿，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着王八，想来也不容易。现在既然送来了，也就算了。

成胥生把嘴从烟壶嘴移开，正欲说他两句收场，这时，几个团丁抬着两个长箱子进来。团丁队长申拐子进门就道：

“八爷，枪买回来了。”

成胥生望着两个长长的木箱子，眼睛一亮，放下烟壶，站起来说：“打开看看。”

申拐子和团丁把箱子打开，枪一把把地展露出来，锃光闪亮。

成胥生上前拿起一把步枪，将枪栓拉得咔嚓咔嚓响，又瞄了瞄，然后拍着枪托高兴地叫着：“好枪。好枪。”

申拐子笑着说：“八爷，这一下我们的实力更雄厚了。”

成胥生笑着把枪丢给唐默斋。唐默斋接过枪笨拙地端着，斜握着枪像握着一把锄头。成胥生看他那个样子觉得十分滑稽，哈哈大笑道：“你呀，只会拿笔杆子。哈哈哈哈哈。”

唐默斋见成胥生终于和自己说话了，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握着枪说：“这枪好吗？”

成胥生说：“全是新家伙，汉阳造的，怎么不好？”

申拐子说：“八爷，这枪好不好，试一试就知道了。”

成胥生点着头说：“行。抓两个靶子试试。”

申拐子又凑上前说：“八爷，银田寺最近来了两个要饭的，是外地的，是不是就抓这两个叫花子做靶子？”

成胥生又点点头说：“行。”

一条木帆船从湘江经湘潭，漂到了涟水河。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两个儿子岸英岸青，毛泽民帮着照看两个侄子，一路上说说笑笑，不觉快到银田寺了。

毛泽东身着长衫走出船舱，来到船头。两岸熟悉的青山映入眼帘，毛泽东顿觉眼睛一亮，觉得格外的亲切。离开家乡十来年时间，山还是这些山，水还是这些水，他却经历了不平常的风风雨雨。

自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上海分部的组织部长，因而常与汪精卫和胡汉民在一起。这期间最叫毛泽东高兴的是，他的农民运动思想张国焘和李立三是十分歧视的，在国民党方面却得到重视，受彭湃的邀请，还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了一课。毛泽东认为如果没有别的变故，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可能使中国复生。张国焘还是认为毛泽东的农民运动思想成不了大气候，并认为毛泽东为国民党办事太卖力了，李立三则嘲讽毛泽东是胡汉民的秘书。他们对毛泽东的统一战线，办事总喜欢打着国民党的招牌感到不满，常常冷嘲热讽。俗话说假话讲三遍也成了真话，这样的冷言冷语一多，使毛泽东陷入了孤立，在党中央领导层坐上了冷板凳。

去年冬天，毛泽东大病一场，天天夜里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他索性晚上起来看书。晚上没睡好，白天疲惫不堪，胃有时也疼了起来。经过治疗，虽说痊愈，却落下了失眠症。杨开慧十分心痛。她知道毛泽东操心太重，大夫也说了，必须好好休养。现毛泽东已不在中央任职，杨开慧决定想法劝毛泽东回家休养一些时日。

这天，杨开慧见毛泽东心情好些，说：“润芝，我和你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没去过你家。你答应我几次了，要带我回家去看看的。按道理，你得用八抬大轿接，我才能去。”毛泽东一听杨开慧说要坐轿，不由笑了起来，说：“你还想坐八抬大轿？”杨开慧说：“怎么不能坐？润芝，你不能偏心啊。”毛泽东说：“我什么事偏心了？”杨开慧说：“那个秀妹子能坐，我为什么不能坐？她是明媒正娶，我不是吗？她八抬大轿，吹吹打打，我为什么不能八抬大轿，吹吹打打？”毛泽东疲惫不堪的眼睛笑了笑，说：“你

看你，又来了，吃醋不是你这样子吃的嘛，岸英岸青都这么大了，你还要坐八抬大轿，教授千金，这不要笑死人哟。”杨开慧说：“不要八抬轿子也行，你总得让我这个媳妇进你毛家的屋门吧。你不是说，岸英岸青都这么大了，坐轿子吹吹打打不好，总也得让我知道毛家的门朝哪里开呀。”毛泽东想想也是，和杨开慧结婚几年，细伢子都生了两个，是该让她进毛家的屋门了。自己在外颠沛流离，有几年没回家了。毛泽东倦意顿消，说：“娘子说得是，现在有点空，是该带我堂客回家去看看。”毛泽东兴奋地哼起了他喜欢的花鼓戏《刘海砍樵》的曲调，唱道：“开慧，我的妻呀，你随我往韶山行啰嗦喂……”

毛泽东带着妻儿从上海回到湖南长沙，毛泽民接了，又到长沙的湘江码头坐船，朝银田寺而来。

毛泽东在船头吹着凛冽的寒风，闻着家乡清新的空气，神清气爽，不由精神抖擞。

银田寺码头，毛福轩兄妹和庞叔侃还在寒风中朝江面打望。毛霞轩见远处又来了一只船，道：“叔侃，你看，又来船了，船头上站着一个高个子。这回该是的吧。”

庞叔侃朝河中远眺，看见一条木船徐徐而来，船头上果然站着一个身材伟岸的男子。他望着那熟悉的身影，激动地叫了起来：“那是润芝哥，我先生。润芝哥……”

毛霞轩说：“是润芝哥吗？”

“是的，是他。”毛福轩也高兴地叫了起来，“润芝……”

“哎——”毛泽东在船头听见了毛福轩和庞叔侃的呼喊，高兴地答应着，并向河岸挥手示意。

毛泽东回头朝船舱里说：“开慧，到家了，福轩他们接我们来了。”

杨开慧走出船舱，望着两岸青山和满江绿水，不由脱口道：“韶山真好。”

毛泽东说：“我的家乡当然好啊。你若早来，就早看到了。”

杨开慧含嗔一笑，说：“这能怪我吗？你不带路，我一个女人，总不能一个人去你家。”